



于艾香 著

女书记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于艾香 著

女书记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书记／于艾香著．—济南：山东文艺出版社，
2001.3

ISBN 7-5329-1897-1

I. 女… II. 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9534 号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泰安市长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9.25 印张 2 插页 196 千字

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定价：20.00 元

内容简介

这是一部反映现实生活，颂扬时代主旋律的长篇小说。

作品以山东济南小鸭集团党委书记李淑敏为生活原型，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求真务实、勇于奉献的党务工作者的艺术形象。

作品主人公林书贤知人懂人，并在这“知”与“懂”的基础上，开创了一条崭新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，使思想政治工作焕发了新的生机。她以女性的细致、务真、勇敢，探索并挖掘出了人类潜力的巨大矿藏，使每一个人都能看到自己生存的真相与生命的价值。这笔无形的财富在国企改革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，为新时期国企改革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树立了一面亮丽的旗帜。

作品在写法上独辟蹊径，站在现代人全新的开放性视角，观察人，描写人，全方位地展示了人的多个层次，多个侧面，别开生面。于是，主人公魅力四射。令人读后，不知不觉更新了观念。

2015-10-15

于艾香，女，1960年生。1982年大学毕业，曾做过大学教师，现在《当代小说》编辑部工作。一级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已出版的著作有《于艾香中短篇小说选》、小说集《秘密发现》，长篇小说《情感纪事》、《女人情感方式》、《有爱即有忧》，长篇传记文学《雨果》等多部。

其中各刊物发表的中短篇小说《生命的咒语》、《树上的鸟儿》、《秘密发现》、《天堂书屋》、《风吹花儿动》、《水果刀》、《被包养的女人》等一批作品先后被《小说月刊》、《小说选刊》、《中华文学选刊》、《作品与争鸣》以及多种文学佳作选本转载，有些作品被翻译到国外。

责任编辑: 孙立寿

尹奎友

封面绘画: 韩济平

封面设计: 刘小军

版式设计: 刘晓冬

目 录

引 言	(1)
第一章	(12)
第二章	(52)
第三章	(98)
第四章	(140)
第五章	(189)
第六章	(236)
尾 声	(287)
后 记	(288)

引言

书贤是一个我既熟悉又不甚熟悉的人。她对我极具意义。我脑子里的许多模糊的念头，在我见到她之后，突然变得清晰起来。

身为女人，她与我以前接触和想象的女人是那样的不同。

她属于另类。

“另类”这个词并不准确。现在，人们一说到“另类”，总是指那种装扮奇特或言谈标新立异抑或“大逆不道”等等一类与当下一般人的行为方式迥异其趣者。其实，我从来没有这么理解这个词。在我眼里，一个人再怎么标新立异，再怎么“大逆不道”，只要他或她的行为在我的视线里与一般人的意识有重叠，尽管他或她是翻了一个花样重叠，“另类”这个词就在我脑子里便一笔勾销。

我所意会的“另类”，它只代表这样一种意思，即“我从未遇到”。在我的脑子里，这个人没有和我遇到的任何一





种类型重叠，我只好用“另类”这个词来界定。

其意义是模糊的。

世界上的事儿好像都是互相联系着的，虽然表面上看去，万物都在独自发展，但是，在那个根本不可能联系的点上，他们却联系了起来。正像眼下我要写的林书贤，在我要写林书贤的时候，许多与林书贤不相干的一些人却拥到了我的面前。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？思来想去，我明白了，原来在一些看去不可能联系的点上，林书贤却与他们联系了起来，就像现在涌到我脑子里的祝兴发。

祝兴发坐在办公室里，眼睛朝向窗户。他有一种无所事事的感觉。其实，这感觉在几年以前就有了。他常常看着窗户外面的厂房，心生落寞。这落寞的根源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就是厂里效益不好，而他在这里，几乎可以说是一个“多余人”。他是一名政工干部，他深觉自己发挥不了作用。那些空洞的说教不仅没人听，连他自己也懒得说了。他年轻时候曾喜欢过文学，读到过“多余人”的形象，他常常自嘲地想，自己现在也成了一个“多余人”了。

他当然没有想过，眼下正发生的一桩事会改变他的心态。此刻，事情正在这城市的另一边发生着，演变着，而他坐在办公室里却浑然不觉。

这是一桩骇人的事情。

王家珍与丈夫李小铁去城里买东西。两个人在马路旁慌着找厕所时，只听到一声断喝，然后，两位警察向他们走

来。两个人吓得不敢动弹，因为遇到了警察。在两个人的心目中，警察一向都是很可怕的。这种“可怕”的心态从何而来，他们自己当然是不知道的，这仿佛是一种继承。作为皇帝的子民，多少代以来，见了皇帝就要下跪。在几千年的“下跪”中，那种“下跪”的心态早就有了积淀。在二十世纪末年，虽说帝制早已不存，但那几千年的积淀却不是能轻易消失的。皇帝老儿是早已归西了，可凡是吃“皇粮”的人都给王家珍和李小铁以见了“皇上”的感觉。警察是吃“皇粮”的，他们不自觉地就要怕。他们被两位警察带到两间小屋，隔离审查。在小屋里，两位警察分别审问他们。审问了一刻钟后，他们两人分别听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被带到了这里。

原来正在他们两人慌着找厕所时，有人到“街中”派出所报案，说是丢了一辆自行车。两位警察走出大门，正好发现王家珍与李小铁东瞅瞅西望望，一副贼里贼气的样子。而且这两人的穿戴也让人怀疑，土不土洋不洋的，不像个正经人样。于是，两位警察一齐认定，自行车一定是让这两人偷走了，所以，才把他们“请”到了小屋。

夫妻二人虽说是隔离审查，但说的情况大体相似。秋收过后，他们到城里买东西，不巧路上想小便，城里的厕所那么难找，他们只好东瞧瞧西望望，往每一个角落角落里撒着目光，没偷过任何人的自行车。

可是，两位警察哪里肯信。负责审问王家珍的张警察虽说审问的语气十分严厉，但却没有动手；负责审问李小铁的赵警察就没有张警察那样的肚量了，由于李小铁死不承认偷了自行车，赵警察就动了武。拳打脚踢，越踢越来情绪，以





至于李小铁口鼻流血，他还没有住手的意思。在赵警察看来，李小铁就是欠揍，揍得他这样，他还不老实交待，还在这儿嘴硬，不狠狠地打是不行的。于是，他打得更加凶暴。最后，李小铁被打得终于起不来了。赵警察也打累了，本想好好休息一下，可李小铁却一味在那儿装死。赵警察歇了会儿后，怒喝一声：“李小铁，起来！装什么死。”没有吭气。赵警察气不打一处来，重新抖擞起精神，抓起李小铁。哪知，李小铁已经气息全无。

死了人，怎么办？一直坐在里间屋的马所长走了出来，看了看李小铁说：“没想到他这么不经打。”于是，让赵警察把张警察叫了来，三个人关着门商量了一阵，最后作出了这么一个决定：把李小铁的尸体包好，移走。然后，张警察到那另一间小屋继续审问王家珍，而这边马所长和赵警察关上小门，就出去“吃午饭”，让李小铁自己在屋里反省。一个小时后，张警察再让王家珍一个人反省，也说出去“吃午饭”。这样，等他们回来以后，就说李小铁自己不知偷着跑哪儿去了。此桩人命案就算了结。至于李小铁的尸体，他们自然会有办法处置。

当张警察给王家珍说，他要去“吃午饭”，要王家珍一个人在小屋反省时，王家珍很害怕，以为张警察要把她锁在屋里。她的眼紧紧地盯着门。然而，张警察没有锁门，只是将门带上，人就走了。王家珍松了一口气。

张警察走了半个小时后，一直规规矩矩地坐着的王家珍悄悄地开了个门缝朝外看了看，没有人。她立即慌张地逃走了。在大街上，她像怕谁在后面追赶似的，脚步风快，来到

车站，坐着车回村了。

到了村里，发现王小铁没有回来。幸运逃走的女人心里一直埋怨王小铁死心眼，没有像她这样趁着他们吃饭时溜走。她在家等，等到天黑，没有回来。又等到第二天，王小铁还没有回来。王小铁的父母急得不行，只好结着伴和儿媳一起到城里派出所找儿子。一到派出所，让马所长和张赵二位警察好训了一顿：“你们回来找什么儿子？我们还找你们呢！趁着我们吃饭的机会，你儿子和她偷偷地逃走了，你们居然还回来找我们。”王家珍羞愧地低着头。可是，李小铁的父母还是说：“儿子是从你们这里没有的，我们只能到这里来找。”马所长和张赵二位都说：“你儿子是长腿的，他逃跑了，让我们说什么呢。”两位老人也没得话说。三个人挨了一顿训后，只好回去了。

他们回村后，只有再等。一天又一天，一月又一月，没有李小铁的身影。他们等待着，却没有儿子音信。李小铁是家里的独苗，二位老人的眼睛都快“熬”瞎了。他们在煎熬不住的情况下，只得一次又一次地去派出所要儿子。有一次，正在他们向派出所要儿子时，正好遇到了自嘲为“多余人”的祝兴发在那里办事。这祝兴发听着老人的哭诉，凭直觉断定这里面一定有冤情。并且听口音，他就知道他老家牛二村人。于是，当两位老人出来时，他也出来了。在马路边上，他喊住了两位老人，详细询问了事情的经过。待两位老人离去后，他便去了公安局，将两位老人的情况向公安局有关人员报了案。公安局新来的局长十分重视这个案子，立马组织人员调查。在调查的途中，历经许多周折，调查多次陷入困境。但局长已发下誓言：不查清此案，决不收兵。





祝兴发在这调查的过程中，也帮助多方联系，仿佛从一个“多余人”一下子找到了生活的真义。他变得积极主动，浑身是劲，在厂里无所事事的岁月好似都得到了补偿。他去牛二村跑了好多趟，乡亲们没有不夸他的。李小铁的父母更是视他为亲人。

经过多方努力，终于查清了案情。在郊区的一条大沟里，挖了三米深，挖出了李小铁早已腐烂的尸体。

祝兴发被这件事深深地震惊了。也许是命运有意要祝兴发改变，正在他的精神悄悄地复苏时，他收到了儿子祝济明的电话，儿子已经选择好了自己的工作单位，近日就要回家探亲，过后，就要上班了。

祝济明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鼠年从京城的一所大学毕业，他来到了中国最著名的企业之一金鹰集团工作。金鹰集团的系列家用电器在全国很叫响，尤其是金鹰洗衣机可谓洗遍全世界。祝济明经过双向选择来到了热水器公司报到，报完到后，他就回到家乡探亲。他一回家，就发现爸爸变了。这几年来，他看到的都是父亲闷闷不乐的脸孔，他也常听父亲说，现在，在企业干政工不吃香了，没有人听你乱吆喝了，他成了“多余人”了，在厂里发挥不了作用了，正所谓有他没他一个样。在祝济明的眼里，父亲总好像有一身的劲儿没处使。因此，他的牢骚话总是很多。

可是，这一次不同了。他一回来，父亲的两眼就闪着光彩。他还没坐下，父亲就给他讲起了牛二村李小铁一事。祝兴发因为自己在这一案件中发挥的作用而津津乐道，并动员儿子，他们一块到牛二村去一趟。祝济明听父亲讲得兴奋，

并且李小铁一案也确实让人怵目惊心，于是，便同意与父亲一块去牛二村看看。

在祝济明和父亲去牛二村期间，李小铁腐烂的尸体被一块一块地运回了牛二村。

祝济明目睹了这一切后，感触颇深，于是便再一次拿出了他的电脑记事本。

祝济明的电脑记事本，真可谓洋洋大观，大千世界全储存在这里。祝济明是个爱动脑筋的人，他业余时间喜研究人，尤其对“官”与“民”的关系感兴趣。所以，他这个电脑记事本里，记载最多的是“官”玩忽职守或草菅人命或贪污受贿而被绳之以法的一些事情。如果你记不清某一条新闻是何时播发的，某一位市委书记是何时被逮的，你尽可以向祝济明请教，他会打开他的记事本，按几下键，立即便有某年某月某日某书记被判刑，受贿金额多少千万，拆借或挪用公款多少千万，出生年月，何种学历，何年入党，曾任何职，其子女如何德性，其情人几位，姓甚名谁，占房多少套，等等。在他的电脑记事本里，厅局级干部以上的绳之以法的贪官污吏上百位，而且在“新闻联播”何年何月播发的，《人民日报》或其他报纸何年见报的都有详细记载。他这个记事本也可叫做“新闻库”。他喜欢搜集这些东西。

有时候，他还会在某条新闻后面加上自己的几句点评。比如，他对“书记”的说法，有这么几句话：“书记”是谁？在百姓眼里，“书记”是官，是官就叫人怕三分。“书记”不是一般人，“书记”首先是官，然后呢，然后还是官。“书记”是从人中选拔的，但一经任命，“书记”就是官了，就不能以普通人的目光去看他了。





对陈希同一案，他后面的点评最多，虽然长篇大论，但都有类于上面“书记”是人还是“官”这一类。他自觉见解深刻，其实并无多少新意。这里就不一一引述。

这一天，祝济明拿出记事本，在一千九百三十二条下面，郑重地写上了第一千九百三十三条：李小铁人命案。然后，便将自己所见所闻的李小铁命案作了全景记录，没有附点评。

当他在牛二村的爷爷家刚刚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时，有人敲门。

进门的是一对夫妻，一进门，就鬼鬼祟祟，东瞅西望。祝济明是一人在家，父亲和爷爷都出去串门了，除了他自己，家中并无别个。这对夫妻的东瞅西望，一脸鬼祟，就让祝济明很纳闷。祝济明喊这二位“运叔、运婶”，因为男人叫洪运，祝济明按辈分就该喊“运叔、运婶”。这位叫运叔的男人见家中无人，就赶快把门关上，插好，然后，便抖着双手掏包。那是一个外表很脏的破布包，运婶说话的声音也变得战战兢兢。顿时，家里气氛十分紧张。运叔抖着手，从包里掏出了一把铮铮亮的手枪，接着，眼便发直地看着祝济明，一时说不出话。

祝济明经过千问万问，总算听明白了运叔上言不搭下语的叙述，知道了这把手枪的来历。

原来，运叔和运婶在赶大集时，从路上捡了一个包。包里竟是一把手枪。运叔运婶吓坏了。开始，两个人不知道该交到哪里，交给谁。他们忐忑不安地守着枪睡了一夜。第二天，他们就从广播里听到了县公安局的声明。广播里说，县

公安局丢了一把手枪，有捡到者立即交到县公安局，如不及时交，将从严处理。两口子一听，吓坏了。夫妻俩想，如果去交，会不会挨一顿打，甚至从公安局里出不来。因为这把枪在家里过了一夜，没有做到及时交。“从严处理”会是怎么个处理法，他们害怕。尤其是牛二村还出了一个李小铁命案，他们会不会因为捡了一把手枪也像李小铁那样，再也走不出局子。他们来找祝济明，因祝济明是个文化人，让祝济明帮他们想办法，一定把这把枪安全地交出去。

祝济明经过思量，考虑到两个人的恐惧，于是，给他们想了这么一法。

祝济明后天就要返回金鹰集团，运叔运婶可以跟着他一同到省城。到了省城，祝济明把他们二位领到省电视台他的一个同学处，把枪交给他的记者同学，让这位记者同学再把枪交到它应该去的地方。这样，运叔运婶就不用担心“从严处理”的后果。他的记者同学会把这件事处理得很好的。

运叔运婶连连答应着“好，好”，道了谢，离去了。

祝兴发回来后，祝济明把这事给父亲说了，爷儿俩很是感慨了一阵。祝兴发因为自己帮着公安局跑来跑去查案子，内心始终很兴奋，反而把他的本质工作给忘掉了。当祝济明提醒他政工干部这一角色时，他反而说：“我干了这几年的政工，却赶不上我歪打正着帮公安局跑腿查案子有价值。以后我就专门寻这样的事儿干，这也是为人民服务嘛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祝兴发父子的事儿出现在这里不是偶然的，虽然他们与主人公林书贤目前尚不相识，但是，通过他们的勾勒，却使





我们看到了林书贤出场的背景。林书贤是在个别地方违法乱纪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走到我们面前的。她令我们惊讶，不是由于她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，而是由于她对生命的深层次的理解使我们一下子看清了自己。尤其是，在一些企业，许多政工干部感到“无所适从”、“无所作为”的情况下（像祝兴发），林书贤却以自己的“大作为”出现了，她不仅令我们耳目一新，更使我们看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一条崭新道路。她的出场，的确显示出了一种特别的意味。

祝济明把运叔运婶领到了省电视台找到了同学后，两人因了这把手枪很是感慨了一阵。记者同学比祝济明早毕业一年，社会见闻也多得多，记者同学说：“现在，我们国家真是需要一个好的干部做典范。现实生活中不是没有，而是缺少发现。你看，现在老百姓对当官的、吃‘皇粮’的有多少议论，干群关系很紧张。干部本来是从群众中来的，是为群众服务的，许多人却把这种关系弄得很僵，很反常。”

祝济明说：“的确，许多干部不理解人，不尊重人，常板起面孔训人，致使有的百姓‘怕’官，有的百姓‘反’官。‘怕’与‘反’本质上是一样的，都是由于恐惧。一个人恐惧深了，就要造反，正所谓‘杀人犯都是胆小鬼’。”

两人议毕，记者同学给丢手枪的市公安局打电话，公安局听说找到了手枪，立马要驱车赶来电视台。记者同学说：“是不是该给捡到手枪的人一点奖赏？公安局方面立即说：“给，给。我们会连赏金一并带过去。”

果然，三个小时后，公安局来了两位警察，认走了手枪，并给记者同学五千元钱。记者同学说：“应该给捡到